

第十八回 巧玉蓮懷孕雙奔

〔先聲金絡索〕調

詞曰：

妝娥姊妹行，巧若真模樣。只穀中人密語關疼癢。蟲糝入洞房，是小姐纔知夫妻合肚腸。歡同枕席心先暢，生不分離死也雙。秦關上，豈徒夜半雞鳴走孟嘗，只為了腹內紫微郎。做一對蝴蝶飛揚，好消卻今生帳。

早起玉蓮梳洗已畢，又代洪相公格外妝得像個女子些，大腳板女兒鞋久已做成，相公穿好了，兩人到小姐房中告辭。小姐喜的是洪郎裝得十分像，又怕的是敗露機關，說：“你們小心些。”玉蓮與洪相公說：“小姐保重。我們去了嚟。”三人垂淚而別。

玉蓮、洪昆收了淚痕，背著包袱下樓。此時家中人尚未起。直走到大門，門上杜保問道：“玉蓮姐，如此大早到那裏去？”玉蓮說：“奉小姐命，送花鈴姐姐回家。這包袱就是他的。”杜保說：“這位姐姐是幾時來的？”玉蓮說：“怪不得杜伯伯認不得，他就是你老人家那日告假不在門上時來的。後來常在小姐樓上，伯伯怎樣認得他？”杜保說：“玉蓮姐快些回來，恐夫人查問。”玉蓮說：“曉得。”兩人騙出大門，甚是歡喜。

贊曰：

雙龍從此游滄海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玉蓮與洪昆出了杜府，走進城門，街上店面尚未曾開，所以無人盤問他們。走到後街敲張成衣店門，張兆纔起來，問：“是那一個？”玉蓮說：“是外甥女兒。”張兆連忙開門，看見玉蓮說：“甥女怎麼這等早法兒？後面又是那位娘子？”玉蓮說：“母舅，是甥女命苦。小姐待我與花鈴姐姐甚好，那馬氏夫人因不喜歡小姐，就不喜歡我們兩人，終日在家不是打就是罵。小姐向我說：‘你們可有處去，且暫避幾日，我再著人來接你們。’我說：‘只得張母舅家可住，但是手藝生理，不能養我們兩個閑人。’小姐就與我五十兩銀子，說：‘與你母舅買些米，就在他家多住幾時罷。’”

玉蓮說著，就把銀子拿出遞與張兆。張兆笑嘻嘻接了銀子說：“賢甥女，你們兩位姑娘就住在我家，請到後面與你妹子一同過日子罷。”玉蓮答：“是。”張兆送兩人到後面，叫：“鳳姐，來了兩個好朋友。快來迎接。”鳳姐梳洗未畢，握髮出見玉蓮，說：“姐姐怎麼到我家來玩玩，久不見你，越發標致。這位小娘子是誰？”

張兆把他前番話說了一遍。鳳姐歡喜，敘了些寒溫。張兆仍到前面去了。

鳳姐請玉蓮與花鈴用過早點心，說：“表姐，我與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分不出長幼來。你比我胖些了，做姐姐罷。”玉蓮與花鈴都笑起來了。玉蓮說：“這花鈴姐姐亦是十六歲三月初三日子時生辰，與我們表姊妹相同，更是奇事。我們三人何不同心結盟，拜成姊妹，更為親熱。”鳳姐說：“八月十五日是個團圓節最好。”因擺設香案，對天發誓，就如同胞一樣。

洪昆見鳳姐這等標致，不減玉蓮，暗想道：“鳳姐亦與同庚，又是如此巧遇，定然是玉蟾中的人了。我住在這裏非止一日，必有機緣。且吟詩一首，看他何如。”

詩曰：

三朵芙蓉並蒂開，秋江誰為採花來？

鴛鴦不肯成孤宿，休把閑情傍水隈。

玉蓮曾陪杜小姐讀書，卻能歌詠，聽了洪昆這一首詩，知他意思，說：“花鈴姐姐，我奉和一首。”

詩曰：

月裏嫦娥折桂時，花胎結子落遲遲。

劉郎又到天臺上，更折仙花第幾枝。

鳳姐說：“小妹雖不會做詩，卻會評詩。花鈴姐姐的原唱已流於褻慢，玉蓮姐姐的和韻更欠莊重。且說出個郎字，非閨秀之詞，恐貽譏大雅。”洪昆說：“賢妹，詩中有香艷一體。唐時李義山、溫飛卿皆以此見長。愚姐不過偶然學步。”玉蓮說：“賢妹，詩要多情。我們三人在此密室之中，有誰知道？”鳳姐說：“玉蓮姐姐，原來你慣瞞著人做事的麼？”三人嬉笑了一回。此事暫且不提。